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二

內典序　齊沈約

齊皇太子解講䟽　沈約

齊竟陵王發講䟽 并頌　沈約

齊竟陵王解講䟽 一首　沈約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一首　齊竟陵王

請梁祖講金字波若啓 并答往反六首　梁皇太子綱

述御講波若序　梁陸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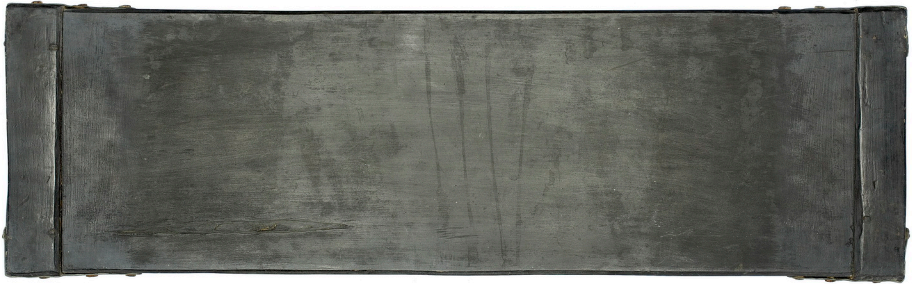
叙御講波若義　梁蕭子顯

謝御講波若啓　梁皇太子

內典序

沈約奉齊司徒竟陵王教作

尚矣哉群生之始也義隱三藏之外
事非二乘所窺自並識達同奔隨緣
受業人天異軌翻動殊貫苦樂翻回
愚智相襲莫不宅火輪驚焰飃遷
以寸陰之短晷馳永刧之遥路精靈
起伏万緒千名如来發源悍盖亦含
生之一至於竝首争馳斯固未或異
也至於覆簣無始之初成功簣等之
未塗遥業遠妙軌遐長累明積慧靈



覺獨曉巨相四八照曜於大千萬法
二九苞籠乎無外六度之業既深十
力之功自遠濟物以權降魔匪力妙
法輪轉甘露啓霏舟與六趣津梁五
道登四衢之長陌由一乘之廣路斯
既事盈方等義滿神宮逮于大權協
化對揚宗極徇物兆於慈悲亡身著
于非已行符四等道昇十地若乃靈
性特達得自懷抱神功妙力无待學
成孤策獨鶩莫知所限結習紛綸一
隨理悟又有捐情屏慮身心靡欲猒
生死之長勤眷寂滅而投軌遥然自
得漏累煙銷且津心適道功非一業
雖會理共源而萌情或異是故高心
邈行分路同趨忘懷屏欲殊塗一致
或草礫身體投骸林澤内亡形相外
馴兕虎或坐卧行立迹不違衆禪業
定門造次无爽安忍與金石同固戒
行與寶珠等色雖秋禽季至春鮪時
登而耿介長蔬忡恒在念妙迹匪遯
神塗密迹有悟必通由之斯至故能
籍智探虛乘心照理區區懷抱融然
靡執俱處三界獨與神遊包括四天

卷舒万劫開片義而陟道場受一言
而昇彼岸長夜未開心關自曉淪迴
聖迹暇息神光既沓稟以從師示插
林以綜業足蹈慧門學通龍藏妙乳
遐徽聲自遠若夫叉跪運心期誠
匪迹而尋達神功照啓未悟唱說之
美義兼在斯暨九土殊風八方舛俗
遊化所苞事出弘獎皆足以遷光淨
域登儀寶地並黜華翦飾破愛辭親
鼓枻无生之流方軌俗表之路固已
植緣曠劫雖復容服未改而戒德內
千佛摩頂七住齊功至夫清信士女
弘瞻毗耶而潛戀望波斯而迴軫駕
四禪之眇眇泛八解之悠悠若乃十
号尊崇三達靡礙雖法身非有而常
住在躬能仁攉迹四門既非悟道之
始假滅雙樹寧有薪盡之窮而天人
瞻慕髣髴興情彫金範玉圖容寫狀
靈儀炫日寶剎臨雲或役鬼神之功
或資髓腦之力製非人匠寶以合成
莫不龍章八采瓊華九色至乃齒髮
傳靈衣履遺證聖迹彪炳日爍於闍
浮神光陸離星繁於淨域若乃乘此

直心推誠闇往則半息可追一念斯

至感降叅差雲霏霧委此又照被象
譯輝映緗圖夫秉牘書事其流已遠
盖所以彰著往迹煥述遐聲雖篆籀
異文胡華殊則至於叶暢心靈抑揚
訓義固亦內外同規人神一揆墳典
丘索域中之史策夲起下生方外之
紀傳統而為言未始或異也而經記
繁廣條流殊散一事始末寮理卷分
或詞義離斷或文字乎出甫涉後條
已昧前覽尋源討流未知攸適雖精
理瑩心止乎句偈而初悟始學致惑
者多且中外群聖咸載訓典雖教有
殊門而理無異趣故真俗雨書遞相
扶奬孔發其端釋窮其致撤綱去網
仁惠斯在變民遷俗冝以漸至精麁
抑引各有由然是故曲辯情靈插心
妙典伏膺空有之說博綜兼忘之書
該揩群流集成茲典事以例分義隨
理合功約悟廣莫尚於斯可以理求
證成妙果若乃載司南之車猶稱靡
惑服四照之草得用不迷況乎六馬
同鑣万流共貫日月經天方斯未已

河海沸地夫豈足云盖入道之全　廣弘明集卷十九　第三張　洪字

群生有悟於此也

南齊皇太子解講疏　沈約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

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

皆充供具珎臺綺榭施佛及僧振玄

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

妙果十住賛其祥緣感二氣而業昇

離九句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捨

寶軀爰及輿冕自纓以降凡九十九

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萬華

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翱塗不遠斯復十

方三世咸證伊言茲搢或秉无取

正覺

齊竟陵王發講疏并頌　沈約

大矣哉妙覺之為妙也无相非色空

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慈

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

篇寶籍遠採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

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支河之外又

非斷籌所能筭也逮于祇樹菴園之

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說重譯而通中

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
塗雲興雖字流附響方斬同趣分條
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既其万一也竟
陵王殿下神超上地道冠生知樹寶
業於眞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
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
而啓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
必集皆繕以寶縹文以纛篆凝光瓊
笥炫采瑤縢思欲敷振微言昭感未
悟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
於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眞俗
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
於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于六宵
啓法門於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
事也自法王以降曁于聽僧條載如
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号神寂三達空玄迹由聖隱教以
慈宣蓋蒀緒法昭晢遺筌標聲妙住
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
禀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
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塲徇釆正水
興蓮乘茲上果永導芳緣
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沈約

夫憑形輝化必由委氣之塗因方導
理必同肖天之質是以表靈遂瑞誕
聖王宮駐采扆緯停華日月故能積
慈成聖累妙成空坦昭路於道場拔
迷根於苦岸弟子蕭子良滌慮傾襟
揷情正業肅華僧英歆敷慧典密藏
奧文雲開雨散今魄首丹遠日弦上
朔七步凝想空明屬念雖神迹稍緬
而遺塵在茲乃飾瑤藻殿張帷盛邳
潔誠祗事建斯寶集蘭泉波涌芳靄
雲迴秘理探微玄既悠邈宗條既舉
窮功允就論堂卷坐義鼓停音乘此
芳緣將昇上住十方三世有證無爽

又竟陵王解講疏一首

夫妙極衆象湛思必通理冠群方有
感斯應自鸞音輟唱圓光寢輝委花
之相不傳踊地之符已遠片言入道
事難於造次一悟階空劾隅於俄頃
若非積毫成仞累爝為明無以方軌
慧門維舟法岸弟子是用夕惕載懷
惟日不足者也故歆集名僧俞敷奧
籍振微起滯輪動雲迴月殺舍呂魄
弦上日甘露既窮輟言寶座卷文罷

[illegible]衣扆相趣衘惟先后稟靈娥德叶
景軒慶道載華岳化洽汾陰早秉蘭
宮風違樹掖千乘不追万鍾靡及終
天之慕不續於短年欲報之誠思隆
於永劫前捨軀服以充供施藉此幽
通控情妙覺仰願聖靈速登寶位越
四全表記号之尊惟茲三世咸證於
興敢揩丹衷虔符皎日

與荊州隱士劉虬書　齊文宣公蕭子良

劉虬初為冨陽令後為南郡丞須之
自免始事拂衣時年三十二論者比
漢疏邪焉遂辟穀却粒餌朮衣麻布
衣草屩茅室土帳礼誦長齋六時不
闕世諦典籍不復措綜碁書小藝一
切屛絕惟研精佛理述善不受報頓
悟成佛義當時莫能屈注法花等經
講涅槃大小品等齊建元初詔徵通
直散騎侍郎不就文宣深弘妙法以
虬精於釋理要共東下與虬書曰王
獨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
安勤味道腴幸遵雅尚豈不樂哉僕
誠事甚百姓一心眾生不疾比屋可
封將又何求但良書獨擁善談无搆

願言之子實痗我心所以不遠千里
尺書道意自淳清既辨澆醨代襲隱
顯之術參差黙語之途紛乎或飾智
以驚愚或激清以忤俗或機己以闇
通或謀歌以明道屠羊駔馬未足磷
其堅陽狂如愚豈能緇其白官楚番
魏人外之氣逾邈入漢遊梁區中之
韻弥少及擢其輕重品其得失則淵
懷洞賞寧或符之僕夙養閑衿長慕
出槩迹塵珪組心逸江湖未面自親
聞風如舊而迴駕之念徒軫軾門之
礼無階固已佇軸深衷傾望遐路者
矣君矯然獨遠確乎難拔素志與白
雲同悠高情與青松共爽宣習質文
緇林枯而重茂昭辨空有連河塹而
復滔所謂忘言之人可論天人之際
豈能鳳舉鶴翻有心儀萃高蹈愛海
比策禪衢沾濠射之冥遊匪祇鷲之
法侶闡三乘於窮子發二諦於囷蒙
有是因也何其暢歟今皇風具穆至
道弘被四海不溢五嶽無塵膝席肇
修經法敷廣之賊璣璜家習礼讓樵
蘇以時郊林全羣罷網有節鱗羽偕

翔至於留山絶澗環帶谿映湇田泱
野亘望无踵信可以招徃隱倫插集
勝寄故文舉築室治城之阿次宗植
援西山之趾葛洪孝磐於海岫釋遠
肥遁於鍾幽每踐其遺蹤輙深九原
之歎若高步可迂復何懷乎四子昔
宣尼之見伯雪師利之徃維摩豈不
知相忘之道哉諒有以也未叙之閒
為道自愛一二令陵據之口具王元
長之辭也
王又與南郡太守劉景蕤書曰去冬
因君與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文辭
趣翩翩足有才藻實子雲之筆札元
瑜之書記中復咨嗟弥用欽想此子
合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萬歡
林淑養志南荊可與卞寶爭價韜光
楚服固同隋照共明雖顏跂之插遲
偃仰揚鄭之寂寞恬惔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
謐敦悅九部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
之而不難白衣居士即之而方易揞
將燭昏霾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
靈崿之留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插尚

旣同情契弥至而悠悠京苑閒以江
山假復神通遠逝寔交曉曙請得寫
揣深袪辨明幽旨述生滅之中談究
眞俗之諦義故重有別書招来裁邑
君問道之次且為敦請此蘭山桂水
旣足逍遥儒侶玄宗復多朋往非以
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闇投誠
素廡又能玄了脫條尓来儀想時加
資遣也
又使乳鄉人吏部郎庾杲之致書喻
旨曰司徒竟陵王摠於神者言象所
絶接乎事者遠近所宗鍾石非禮樂
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闇投之懷
不以形骸為阻一日通籍梁邸親奉
話言夢想清顔為歲已積以丈人非
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寔通
諒有風期之遅君王卜居郊郭帶
川阜顯不徇功晦不摽迹從容人野
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為心廣
敷眞俗恩關繫表共剖衆妙式延山
阿虛舘川涘實望賁然少酬側遅昔
東平樂善旌君大於東閤招王愛素
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飈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為仁由己且復
雪滅途非滅跡之効鴻鍾在御豈錯
希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物之
勞豈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
觸地蕭條衡岳何親鍾山何薄想弘
思有在不俟繁言
乳內固已決非復外物所動建武初
徵為國子博士二年冬疾甚遂在江
州白雲排徊似入櫚戶有異香氣空
中磬聲因卒年六十弟子等若喪父
而无服道俗赴葬者數百人餘論為
集二十四卷梁大通三年諸子稽於
謚法高人吏詵曰道德博聞曰文可
進之謚也陳寔曰文為世範行為士
則迺謚曰文範先生南郡太守任彥
昇曰余與先生雖年世相接而荆吳
數千未嘗膝行下風稟承餘論豈直
發憤當年固亦恨深終古然叔夜之
敘黔婁韓卓之慕巨仲未必接光塵
承風采正復希向遠理長想千載然
其人自高假使橫經擁帚日夜掃門
會不覩千刃之一歷万頃之消滄終
於對面万古莫能及門故以此弭千

載之恨幽貞子虞孝敬目其子之違
仕梁太常與余善求其先人遺書次
以為傳云

請御講啓　并勅答　　梁皇太子經

臣經臣綸臣紀言臣聞紫宮麗天著
明玄象軒臺在岳遂聽良書是以道
弥隆而礼愈縟德弥溥而事愈泰此
蓋彰至治之尊牧生民之本也伏以
大光嚴殿倖神垂則冲天闢宇功深
大壯事協文明儀㡿建極切雲啓構
照燭三光含超百堵咸謂心花所來
復非良匠之力神通所現不藉子來
而成實唯淨國固絕薫落之礼高邁
釋宮理无㢋鳴之宴竊惟妙勝之堂
本師於茲佛吼摩㞐之殿如来亦闡
法音伏希躬降睟容施灑甘露油然
慧雲霈然慈雨光斯盛業導彼蒼生
履天居而説無相同真也建佛事而
被率土化俗也同真化俗至矣哉一
舉而二美顯豈不大乎與彼鈃山之
上傳毊之下西都鳳凰歧陽鸑鷟安足
同日而語哉敢露丹愚伏待矜遂輕
干聽覽流汗戰襲謹啓

詔各參須吾講具汝等意書云一日 [illegible]
二日万機今復過之年者根熟
氣力衰耗荷此艱屢有踰重負日中
或得一食或不得食周旦吐握未足
為勞楚君旰食方今非切未明求衣
事来弗休晝勞夜思精華已竭數術
多事未獲垂拱兼國務靡寄豈得坐
談須道行民安乃當議可越勑
重啓請御講 并勑 者
臣經臣綸臣紀言一日輕敢上聞願
垂法雨天鑒凝遠未蒙降遂預均藥
未識同器水徒美春花還憐秋葦
伏惟
陛下德冠受圖道隆言契四三六五
不能喻十堯九舜無以方而秋風動
條尚興未息之念一物失所猶起納
隍之仁方留備室之情未議石渠之
講稱以神通所現一念万機大權所
行應時三密猶處禪寂影現十方二
趣道場已為八會豈與吹律之台均
熊湘之勞鑄鼎之君切風雨之務伏
願以平等慧行如来慈為度蒼生降
希有事使朝滿一乘情皆十善智珠

法非人人並持四忍五明家家可達
謹冒天威重以聞啓超誠注仰伏希
允遂使北冀無山豈自高於曩日南
陽迴景不獨隔於當今謹啓
省重啓猶欲須吾講說具汝等所
懷亦不異前荅緣邊未入國度多之
如是等事恒須經討其餘繁碎非可
具言率土未寧菜食者衆兼欵附相
繼賞與未周怨望者多懷音者少漢
世渾并賈誼亦且流慟魏室无虞楊
阜猶云可悲况今尒乎腹心不二之
臣又論道帷幄之士四聰不開八達
路擁王侯雖多維城靡寄晝厲夕惕
如履霜刃以朽索馭六馬豈足為喻詩
不云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方今信非談日汝等必欲
尒者自可令諸僧於重雲中道義也
越勑

又啓請御講 并勑荅

臣綱臣綸臣紀言敢籍龍靈頻干聽
覽冊降神育未垂臨燭伏以皇政廣
覃天覆悠遠海河夷晏日月貞明洛
水有稱蕃之胡禀街有歸命之虜春

弋巳歲秋塵不飛槐棘均多士之詩 唐顓頊朱太宗先 第十張 乘
貎瑠有得賢之頌聖德沖謙勉勞日
昃猶以時多禹歎物未堯心百辟懃
惶群司登湯臣等或三善靡聞或一
官不効嗜鮑逢宰相之誚學儉得紊
軍之譏而自以結根天苑竊高前載
是以匪懼塵黷復敢上聞伏願樂說
大慈特垂矜許放光動地不以法妨
俗隨機逗藥不以人廢言俾茲含生
凡厥率土心花成樹共轉六塵鏡東
得珠俱開三障於其誠願孰不幸甚
累冒宸嚴倍增戰息謹啓
者汝等啓復具所懷汝等未達稼穡
之艱難安知天下之負重庸主少君所
以纘踵顛覆皆由安不思危況復未
安者耶殷鑒不遠在於前代吾今所
行雖異曩日但知講說不憂國事則
與彼人異術同亡易言其主繫于苞
桑斯則乾乾夕惕僅而後免汝等思
之一二具如前勑越勑
謝上降為開講啓
白經啓舍人徐儼奉宣
勑旨無礙大慈不違本誓來歲正月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illegible]張 畢

開說三慧經伏奉中詔身心喜躍飢
蒙王膳比興未踰負獲寶珠方斯非
譬伏以元正慶流大裘礼畢慧雲續
潤法雨仍垂出世洪恩與陽春而布
澤俾茲含生隨藥木而增長權同万
國福浹九圍豈直愚臣得未曾有謹
宣令勅馳報綸紀貝尔相趣无辞上
謝謹啓
啓奉請上開講 (并勅荅)
臣經言竊以真如无說非筌不悟極
果不應注仰斯通故器有水緣方見
圓義之影藥含長性得隊慧雲之慈
伏惟陛下玉鏡宸居金輪馭世應跡
有為俯存利物不違本誓開導愚蒙
駈十方於大乘運万國於仁壽豈止
治斤田粟功侔造化疏江決河削成
天下智高九舜明出十堯頻從鑾蹕
降甘露雨天人儛蹈含生利益是以
背流知反迷岸識歸臣自叨預趍聞
渴仰無猒一日冒陳丹款伏希復轉
法輪未迴聽畢之恩尚絶愚臣之願
慺慺寸志重敢披祈伏願特降一音
曲矜三請被微言於王舍集妙義於

寶坊聖心等視蒼生猶如一子遂臣 [illegible]
之請即是普被无邊如蒙允許衆望
亦足兩肩荷負豈敢為喻不任下願
謹啓事以聞謹啓
省啓具汝所懷法事既善豈不欣然
吾内外衆緣憂勞紛惣食息无暇廢
事論道是所未遑汝所為未體國也
越勅
啓謝上降為開講
臣綱啓臣丹願懇誠屢冒宸扆實希
降甘露雨普被三千天聽孔邇未垂
鑒遂旱苗傾潤豈比自怜鳴鳥思林
寧方渴仰近因大僧正慧令伏蒙重
祈降逮勅旨垂許来歳二月開金字
波若經題殊特之恩曲應愚請稽拜
恭聞不勝喜躍身心悅樂如觸慈光
手足蹈儛義非餘習伏以香城妙説
實御神文潤方雲雨明踰日月能使
迷途識正大夢均朝梵志懼来天魔
遥礼提桓所聽而今得聞波崘所求
希世復豈為利益深廣无邊九圍獲
悟十方蒙曉雖復識起初流心窮後
念方當共捐五蓋俱照一空巍巍蕩

蕩難得為喻臣仍屈慧令續宣此典
大乘普導寔由聖慈伏筆聲言寧宣
載荷不任下情謹啓事謝聞謹啓

御講波若經序一　梁陸雲

夫理臻畢竟而照盡空寂入三門而
了觀導五濁而超津闢茲烈炎達冢
邪而不觸如彼出日示一相以超道
自羅閱闡其玄言香城弘其妙説弥
勒表字於圓光帝釋念善於明呪受
持讀誦神力折於猛風恭敬尊重福
利踰於寶塔蓋衆聖之圓極而万法
之本源也皇帝真智自己大慈應物
送迎日月緯絡天地鎮三季之澆風
緝五際之頹俗出臨徹室退事齋居
非以黃屋為尊每以蒼生為念德遍
區宇未足顯於至仁理絕名言更殷
勤於密説昔慧燈隱耀法藏分流二
乘踳馳五部乖謬訶梨狭劣徒御黒
月之光毗曇偏滯未見沉珠之寶自
聖皇應期探盡幾妙決散群迷摧伏
異學極天宮之浩博窮龍殿之秘深
於是大發菩提深弘波若永斷煩惑同
歸清淨潤甘露於群生轉法輪而不

息上以天監十一年注釋大品自兹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第十張

以来躬事講説重以所明三慧最為

奧遠迺區出一品別立經卷亦由觀

音力重特顯普門之章登住行深迺

出華嚴之品故以撮舉機要貽悟新

學者焉大僧正慧令盖法門之上首

亦捴持之神足願等須提之問遂同

迦葉之請迺啓請御講説斯經有詔

許焉爰以大同七年三月十二日講

金字波若波羅蜜三慧經於華林園

之重雲殿華林園者盖江左以来後

庭遊宴之所也自晉迄齊年将二百

世屬威夷主多奢僭舞堂鍾肆等阿

房之舊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

自至人御宇屏棄聲色歸傾宮之美

女共靈囿於庶人重以花園毀折悟

一切之無常寶臺假合資十力而方

固捨兹天苑爰建道場莊嚴法事招

集僧侶肅肅神宇結畢巘之陰峩峩

重閣臨丹雉之上廣博光明有邁菴

羅之地身心安樂寔符歡喜之園于時

三春届節万物舒榮風日依遅不寒

不暑瑞花寶樹照曜七重玉底金池

廣弘明集卷十九 第三張 果

論潤八德洞啓高門雲集大衆趍法
席以沸諠聽鳴鍾而寂靜皇太子御
均悉達德邁曇摩捨三殿之俗娛延
二座以問道宣成王及王侯宗室等
亦咸發深心並修淨行薰戒香以調
善服滌衣而就列蔭映蟬冕委虵冠
帶排金門登玉階者濟濟成群既而
謦蹕地起乘輿東轉門揚清梵傍吐
香烟被淨居之服昇須弥之座八種
妙聲發言無滯十方殊聽隨類得解
甚深之義在抱注而難竭樂說之辯
既往復而弥新至如宿學者僧丞論
偏執專扶數論未了經文變小意以
稱量仰大尊而發問於是操持慧刃
解除疑網示之迷方歸以正轍莫不
渙然冰釋欣然頂戴若蓮花之漸開
譬月初而增長凡聽衆自皇太子王
侯宗室外戚及尚書令何敬容百辟
卿士虜使主崔長謙使副陽休之及
外域雜使一千三百六十人皆路逾
九驛途遥万里仰皇化以載馳聞天
華而踊躍頭面伸其盡礼讚歎從其
下陳又別請義學僧一千人於同泰

寺夜覆制義並名擅龍象智曉注（廣韻[illegible]）
河傳習辟於瀉瓶諷誦同於疾雨沙
門釋法隆年將百歲學周三藏識洞
八禪說法度人顯名於閔塞之北開
中國應講摩訶波若經故自遠而至
時僧正慧令猶未啓講京師道俗亦
不知御應講也至發講之日又有外
國僧衆不可勝數並衆所不識同集
法座故知放光遍照地神唱告豈勞
馳象之使冥符信鼓之期會稽鄮縣
阿育王寺釋法顯修習苦行志求慧
解既等髆多之思惟亦同波崙之懇
到迺於講所自陳願力刺血灑地用
表至誠昔剜體供養析骨書寫歸
依正法匪恡身命以今望古信非虛
說凡講二十三日自開講迄於解座
日設遍供普施京師文武侍衛並加
班賚上光宅天下四十餘年躬務儉
約體安菲素常御小殿裁庇風雨所
居幄座僅於容膝外絕三驅之禮內
屏千鍾之宴膳夫所掌歲撤万金掖
庭之費年減巨億兼以博収地利同
入弥於撓海盈息泉府闢无盡於龍

唐[illegible]張[illegible]

金故能不勞人力無損國庾財法籌
施周流不竭是講也靈異雜沓不可
思議一則宮中佛像悲放光明二則
大地震動偹諸踊湧三則夜必澍雨
朝則晴霽淑氣妍華埃塵不起四則
揵椎既鳴講筵將合車有結轍填溢
四門而人馬調和不相鶩擾五則所
施法席上坐万人而恒沙大衆更无
迫迮六則四部瞻遠咸聞妙說軒檻
之外聽受益明七則淨供遍設厨匪
宿饌妙食應時百味盈溢八則氤氳
異香從風滿觸九則鏗鏘雅樂自然
發響十則同聲讚善遍於虛空斯盖
先佛證見諸天應感超踊實於昔靈
邁雨花於往瑞是時率土臣抃含靈
慶悅願頂福田爭事喜捨上皆區其
心迹為發大願竊以一句奉持尚生
衆善二字經耳猶階勝報況廣運大
乘遍揚正法等發慧根同趣妙果方
當秘諸寶函傳彼金字亘万劫以光
明弥大千而利益盛矣哉信无德而
稱也小臣預在講筵職忝史載謹
時事以立今序

御出同泰寺講金字般若經義疏并 齋詔佛光寺九 第壹張 聚 宅

問答卷第一

第一日 二月二十六日

發般若經題 六人論義

御講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

侍中國子祭酒臣蕭子顯撰

庖羲迺神八象所以成列周文克聖六虛所以廣陳蓋導俗之偏典非通方之大訓至如漢明自講爲以儒術簡文談疏復謝專經猶靈若之觀井甃雲夢之在胸中也

皇帝體至道而揚盛烈聖聰明而作元后十地斯在俯應人王八福是生允歸世主玄覽无際眇塵劫之初寂照所通該宇合之外屈此無為示同有學檀忍兼修禪慧雙舉超國城而大捨既等王宮之時量珎寶於四天又同轉輪之日輕之若鴻毛去之如脫屣故以道駕皇王事高方冊若非溫生知之上德蓄機神於懷抱洞比三明齊功二智孰能與於此者哉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者蓋法部之為尊乃圓聖之極教開宗以无相明本發軫與究竟同流異義雲霏深文

海吕前世學人鮮能堪受
皇上愛重大乘遨遊法藏道同意合
眷懷摠持親動王言妙踰綸綍尊明
心之遂筌擽空解之奇趣乃摘以翠
縹刻為金篆衆具寶飾品窮无價之
英讓巧金碧相輝雖榮光之翊河圖
方此非瑞青玉之為仙簡於焉已劣
皇太子承万機之暇日藉聽朝之閑
覽辟彼董風頗聞弘說懇懃奏請然
後獲從以中大通五年太歲癸丑二
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鑾駕出大
通門幸同泰寺發講設道俗无遮大
會万騎龍趍千乘雷動天樂九成梵
音四合雲震填填塵霧連天以造于
道場而建千福田也既而龍袞輟御
法服尊臨殿華紫紺座正高廣上界
莫之擬新學不能昇天容有穆降詔
音而弘提疾之辯騁无畏之辭炙輠
無窮連環自解恣所請問渙然冰釋
滯義同遣疑網皆除亦猶懸鏡之不
藏衢罇之依酌賀長筵亘陛冠冕千
群充堂溢雷僧侶山積對別殿而重
肩摽高廊而接坐雖立不容膝剋无

地承法雨之通潤悅甘露而忘歸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第十六張　朱
百川之赴巨海類衆星之仰日月自
皇太子王侯以下侍中司空袁昂等
六百九十八人其僧正慧令等義學
僧鎮座一千人晝則同心聽受夜則
更述制義其餘僧尼及優婆塞優
婆夷衆男官道士女官道士白衣居
士波斯國使于闐國使北館歸化人
講肆所班供帳所設三十一万九千
六百四十二人又二宮武衛宿直之
身植葆戈駐金甲並蒙講䫉別錫臬
府復數万人不在聽衆之例外國道
人沙呵耶奢年將百歲在檀特山中
坐禪聞中國應有大講故自遠而至
機感先通咫尺万里言語不達重譯
乃宣三藏之解聖情懸照又波斯國
使主安拘越荒服遠夷延參近座膜
拜露頂欣受未聞多種出家聞義為
貴即有四人同時落髮先是保誌法
師者神通不測靈迹甚多自有別傳
天監元年上始光有天下方留心禮
樂未遑汾陽之寄法師以其年九月
自持一麈尾扇及鐵錫杖奉上而口

無所言上亦未取其意于今三十餘
年矣其扇柄繫以小繩常所綰摠捎
迹之處宛然具存至是御乃鳴錫昇
堂執扇講說故知震大千而吼法者
抑有冥符是時歲云芳春每夕雨注
法鼓晨鳴輙便清朗時過兩旬日盈
三七陽和協度雲景禎祥至解講之
辰四衆雲集儀礼裁畢而正殿十方
大像忽放光明起自毫間遍於万字
左右靈相炳發金儀炫燿俄而左邊
十方菩薩像續復放光起右掖下達
于肩上聖御躬自虔礼大衆咸所觀
瞻故知現此面門證明義旨若夫多
聞弟子内聖垂風右史記言實惟帝
則乃命近臣纂録時事凡厥諮諏罔
不備舉或通釋已遠而疑審方來或
宗致未閑而啓請先至其追審者皆
是本習所懷或隅曰異辰義成先後
或雖申往復終是一問聖旨並隨方
酬接如響應聲万物為心事見乎此
後之學者宜曉斯趣上弘法歲久凡
諸學僧遠近同集並會京師而僧家
之學師習相守唯信口說專仗耳功

[illegible]明律卷第九　第[illegible]張　東

鮮能尋究經文依求了義上每為之
通解神迷意得已在言先裁引文句
便至數十精詳朗贍莫能追領舊學
諸僧黜如撤燭强氣結舌無人不然
万衆仰觀一時心喜諸如此事非翰
墨所能述又外國諸僧所論義者不
必關所立之義直是素有心疑止来
求決或發偈誦然後諮疑或請問既罷
讚歎發願或語畢還坐衆俱不識或
諮音便去莫知所在容服非常凡聖
難測是講也東儲始啓止蒙七日諸
僧讚仰欲罷不能重復申請更蒙二
七而請益之衆喁喁不已上以國務
久擁不允所祈將欲解座皇帝捨
財遍施錢絹銀錫杖等物二百一種
直一千九十六万
皇太子奉覩玉經格七寶經函等仍
供養經又施僧錢絹直三百四十三
万六宮所捨二百七十万上親臨德
兆躬自菲薄司服所職養人所掌若
非朝廷典章止是奉身之費則太官
一日將十万主衣歲出千金上並不
取別自營給服兼浼衣器同土簋曰

一蔬膳過中不食寒暑被襲莫非大
布所居便殿不能方丈昔之幄座今
為下床傍無侍衛顧无玩物左右唯
經書卷軸所對但見香鑪錫杖昧旦
坐朝日旰乃息衣尋法寶明發不寐
所利唯人所約唯己誠起居之恒事
禁中之實錄又宮人常格年給數千
万卷從停省無所為留雖漢文衣不
至地光武報數十斛方之蔑如矣所
造寺塔及諸齋會不藉子来之民不
同大酺之禮皆是採山澤之地利為
如法之淨財量入為出資无外取一
役之勞計限傭耆故能構製等於天
宮設飯同於香積國朝大禮莫過三
元三元所設衆止數万隅歲預營僅
而後舉監督紛紜以為巨務至於此
會出自淨財遠近百姓願為邑節欣
欣請受爭取福分不待号令不須課
率秉稷馨香如期即至數十万衆饗
之不盡所以知是皇上化力之所到
百姓善根之有成至如軍國恒度府
庫常蓄國以天下為公器則秋毫无
所侵也初上造十三種無盡藏有放

生布施二科此藏利益已為無限而
每月齋會復於諸寺施財施食又別
勅至到張文休曰往屠肆命切鼎俎
即時救贖濟免億數以此為常文休
者先為運吏輙散運米與貧民應入
大辟上懸其一分惻然不許非唯赦
其重辜乃加以至到之日既非馮煖
之市義又无汲黯之請罪人微有重
過於昔時文休既荷嘉貸未嘗暫怠
日中或不得食而足不得息周遍京
邑行步如飛擊鼓揚幢負擔馳逐家
禽野獸彈四生之品无不放捨焉是
時朝臣至于民庶並各隨喜又錢一
千一百一十四万上區其心迹列有
十條或捨財同今法事者或捨財以
供養者或捨財行慈悲者或捨財乞
誦經者或捨財入節供者或捨財入
放生者或捨財入布施者或捨身施
大衆者或燒指供養三寶者或聞講
啓求出家者昔如来化道獲悟不同
敨法眼无生根性非一上並為其人
同發大願別見願文小臣陪侍講筵
謹立今序凡立義六科及荅問

一帙合録十二　廣弘明集卷第九　第三十張　黎　二　營

第一日二月二十四日　發般若經題六人論義

中寺僧懷

冶城寺法意

大僧正靈根寺慧令

龍光寺僧綽

外國僧伽陁娑

宣武寺慧巨

都講枳園寺法彪唱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制曰蔓舊云談何容易在乎至理弥不可說雖聲兩端終虧四荅夫實智不動至理無言湛然莫測超尓獨遠照盡空界不運其明用窮有境不施其功無住住以之住无得得以之得百福殊相同入无生万善異流俱會平等故能導群盲而並駈方六舟而俱濟成菩提之妙果入涅槃之玄門三明不能窺其機七辯不能宣其實大聖世尊不違本誓以方便力接引衆生於无名相寄名相說使訪道者識塗令問津者知歸所以於王舍城太師子吼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此

經亦名為大品經古舊相傳有五時般若窮撿經論未見其說唯有仁王般若題列卷後具有其文第一佛在王舍城說大品般若第二佛在舍衞國祇洹林中說金剛般若第三佛在舍衞國祇洹林說天王般若第四佛在王舍城說光讃般若第五佛在王舍城說仁王般若其六金剛般若有八卷淮南唯有按量功德一品即其本名名金剛般若卷後題云佛五時說般若此是初時說此土未有第二時說兩說相反難得承用大智論言般若部黨有多有少止云光讃放光道行舉此三經不列五時此土有光讃放光道行三經放光即是大品光讃道行與放光无殊正以詳略為異光讃起序品訖散華品凡二十七品大本至散華有二十九品光讃闕无二品道行初起三假盡後屬累凡有三十品依大本際前六品猶應有八十四品道行闕无五十四品光讃道行與大品事義無異為是出經者辯有文質為是在天竺時已分為三部前

注大品亦（兩品兼大小說[illegible]）開為五別隨文揔理非為（[illegible]）
異處僧叡小品序云斯經正文凡有
四種是佛異時適化廣略之說其文
多者十万偈少者六百偈此之大品
乃是天竺中品但言四種不說五時
前謂僧叡小品序即是七卷般若隨
從舊聞致成差謬不遠而復處无惑
悔僧叡所言小品即是道行般若何
以知然以三事撿故知其然一道行
般若尾末亦自題為小品二七卷有
二十九品道行文有三十品僧叡序
三十品者不序二十九品者三僧叡
序止讃道行二字其文言玄章雖三
十冠之者道言雖十万倍之者行行
疑然後无生道足然後補處以是義
故知道行經即是小品大品之名是
道安法師出經後事道安云昔在漢
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過尒
時猶未名為大品前来小品後至小
品有三十章大品有九十章多少不
同以相形待小大之名所以得生後
有人言佛說五時教第一時在鹿野
苑轉四諦法輪乃至第五時於雙樹

[illegible]

闢轉大般涅槃去大品經是第二時
教淨名思益是第三時教法華經是
第四時教是義不然釋論言須菩提
聞法華經中說聲聞人皆當作佛是
故今問為畢定不畢定是則聞法華
在前說大品在後以是因緣不得言
大品經是第二時說又如二夜經中
說佛從得道夜至涅槃夜是兩中間
所說經教一切皆實不顛倒以是義
知從尼連禪河邊初得道日乃至娑
羅林中入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中本起經云如來始成道優陁耶還
淨飯王問今者獨處思憶何事優陁
耶答云世尊唯空若樂非真淨飯王
言突矣悉達一切皆有如何言无
又矣悉達與人為讎此是始成道時
說般若波羅蜜高貴德王經言菩薩
修行方等大般涅槃不聞布施不見
布施乃至不聞大涅槃不見大涅槃
知見法界解了實相空无所有第九
功德經言菩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
悉无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
修習般若波羅蜜不得入於大般涅

槃乃至廣說以如是因緣故當知初 廣明大[illegible]
成道乃至涅槃夜常說般若波羅蜜
經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三世如来
皆由是生无相大法非可識論豈得
限以次第局以五時根性不同豈聞
非一亦復不但止有五時往年今莊
嚴僧旻法師與諸學士共相研覈撿
其根性應所宜聞凡有三百八十人
是則時教甚為衆多一人出世多人
得利益豈容止為一根性人次第五
時轉大法輪所言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者經題立名凡有三意一以人二以
法三人法雙舉辯意思益是以人名經法
華涅槃是以法名經淨名勝鬘是人
法雙舉此經立名以法名經離法无
人離人無法云何得言此經以法為
名般若是實法人是假名此是人家
之法非法家之人猶如道諦是法實
攝是故此經得受法名摩訶般若波
羅蜜此是天竺音經是此土語外國
名為修多羅此言法本具含五義一
出生二涌泉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
訓釋經字亦有三義一久二通三由

久者名不變滅是名為久三世不遷
即是常義通者理無擁滯是名為通
一切无㝵即是通義由者出生衆善
是名為由万行軌轍即是法義以經字
代修多羅者修多羅名通經名別修多羅名
所以通者凡聖共有所以為通經名
別者此土聖人所說名之為經所以
為別以經字代修多羅欲令聞者即
得信解摩訶此言大般若此言智慧
波羅此言彼岸蜜此言度又云到具
語翻譯云大智慧度彼岸言彼岸度
者蓋是國語不同此以為非彼以為
是此以為是彼以為非隨俗之說更
無異義此中有四意一稱德二出體
三辨用四明宗大是稱德智慧是出
體度是辨用彼岸是明宗此中復有
二意一者法說二者辟說大者是法
說彼岸是辟說即以彼岸辟於涅槃
云何是大義空是大義涅槃十八空
云言大空者謂般若波羅蜜空此經
言色大故般若大不待小空名為大
空大若定大不名為大无德而稱是
為大義云何智慧義能知諸法實相

是智義能照諸法无生是慧義若[illegible]
照有得不名智慧無照无得[illegible]
義云何為度義生死是此岸涅槃是
彼岸煩惱為中流以第一度濟於四
流以是因緣名之為度度若定度不名為
度无去無来是名度義又云到者以
無生慧能證涅槃未到去到是體性
能到故名為到不見因有能到不見
果有所到是名到義云何是彼此岸義
生死是此岸涅槃是彼岸生死不異
涅槃涅槃不異生死不行二法是彼
此岸義所以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
薩摩訶薩修般若波羅蜜當得薩婆
若不佛言不世尊不修般若波羅蜜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修不修
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非修非
不修當得薩婆若不佛言不世尊若不[illegible]
云何當得薩婆若佛言菩薩摩訶薩
得薩婆若如相須菩提又問言世尊
菩薩不以二法不以不二法云何當
得一切種智佛言无所得即是得以
是得得无所得又佛言色即薩婆若
乃至一切種智即薩婆若色如相乃

至一切種智如相皆是一相無二元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張 宣
别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若能離
著取縁志懷求理如響受聲如幻聽
法斯直可謂般若波羅蜜矣止誦初
章更無異識義亦傳燈心非受水豈
能宣金口於慧殿散甘露於香城潤
良田之種子發菩提之萌芽譬如堂
之水隨百川而入巨海猶蟣蟟之目
囿千日而窺大明豈知其涯岸之所
止洎寧見照燭之所近遠憑籍大衆
宿植德本仰承如来慈善根力儻有
疑難異能詶荅餘有問荅一十二卷
諦本未獲故其文盡闕
主上尊為開講日恭承并荅勅
臣經言伏承與駕臨同泰寺開金字
波若波羅蜜經題照迷生之慧目導
出世之長源百花同陰万流歸海幽
顯贊揚率土含潤臣身礙已来望舒
盈闕甘露普被人天俱華波旬魔事
獨在微躬馳係法輪私深尅責不任
下情謹奉啓奉承謹啓
者啓具之為汝講金字般若波羅蜜
經發題始竟四衆雲合華夷畢集連

雨累日深慮廢事景物開明幽顯同
慶實相之中本无去来身雖不到心
靡不在善自調養慎勿牽勞尚有兩
旬日數猶賒今雖不同後會未晚也
吾始還臺不復多勅越勅

廣弘明集卷第十九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